



海外歸來志未酬，風塵僕僕群
山頭。輪盤日夜無停息，不復山
河誓不休！

——南僑機工倪鴻聲

A10 ■責任編輯：李楊洋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南僑機工赴國難 馳騁滇緬助抗戰

3200 赤子擔運輸任務 逾千人捐軀

抗戰爆發後，日軍封鎖沿海，滯留在香港的2萬多噸軍火須轉從滇緬公路運入國內。由來自南洋僑胞組成的「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史稱「南僑機工」），主動承擔起川黔滇緬印抗戰運輸任務。這是一次華僑史上人員最為集中、組織最為有序、經歷最為悲壯、影響最為深遠的愛國行動。

1939年至1942年間活躍於「抗戰輸血管」滇緬公路上的3,200餘名南僑機工，1,000多人因戰火、車禍和疾病為國捐軀，1,000多人戰後回到僑居國，還有1,000餘人流散內地各處。當年的3,200餘赤子，目前僅15人健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李艷娟、李茜茜 雲南報道

■昆明健在的南僑機工
羅開瑚接受記者採訪。
李茜茜 攝



急需司機 華僑機工參戰

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東山山河盡陷敵手，沿海港口相繼淪陷或為日軍封鎖，偏居大西南的滇緬公路成為中國抗戰的生命線，大量外援物資需由這條生命線運入國內。

當時汽車尚非尋常物，完成運輸任務，急需熟練的司機和技工。1938年12月，國民政府電請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代為招募機工回國抗戰，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華僑熱情響應，經嚴格選拔，3,200餘名南洋華僑機工於1939年分9批回到祖國參戰。

在昆明經短暫軍訓後，機工由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分配與編隊，投入抗戰運輸。現居雲南瑞麗畹町的葉曉東，在雲南省檔案館查詢到了父親的相關資料：1939年由馬來西亞麻坡回國抗戰的第九批

機工陳團圓，編入西南運輸處華僑先鋒第一大隊，其駐地為芒市，擔負雲南芒市與緬甸臘戍之間的物資運輸任務。

三大殺手 車禍轟炸瘧疾

抗戰爆發後緊急搶修而成的滇緬公路，穿行於滇西的崇山峻嶺，上千公里路段上懸崖、峭壁、深谷、陡坡、急彎不計其數，車禍成為南僑機工第一殺手。第八批回國抗戰的南僑機工、現居昆明已94歲高齡的羅開瑚老先生回憶：行車於滇緬公路，稍不小心就會衝下懸崖；而遇到下雨等惡劣天氣，人和車困在路上，吃飯都成問題。72歲的陳金蓮也聽父親陳介文說過：早上一起出車的工友，可能到晚上收車時就回不來了。

南僑機工還面臨日軍飛機的轟炸。「如果在行車途中看見紅燈籠掛起，就表示日軍飛機即將來臨，必須停車躲避了。」羅開瑚說，時間稍久，機工摸出了敵機轟炸的規律：午間12點至3點一般是敵機轟炸時間，「我們把車停在樹林裡隱藏，3點後再把車開出來。」

此外，滇緬路上還有一個「殺手」就是瘧疾。羅開瑚說，由於水土不服、飲食衛生難以保障，不少機工戰友染上了瘧疾，「有時開着車就突然犯病，只好把車停在

路邊，吃點藥蓋上被子捂着，挺過一小時再開車上路。」

鹹菜掩護 秘運募捐物資

專程由廣州趕到昆明參加機工後人祭奠先輩活動的何經偉，向記者講述了其父何修業的故事：

十多歲就漂洋過海到泰國曼谷謀生的何修業，學得一手過硬的汽車駕駛和修理技術，專為老闆開車。抗戰爆發後，何修業與哥哥報名參加了回國服務隊，並將華僑募捐的物資秘密運回國。為了保密，何修業並未告訴妻兒自己的去向。

為確保物資順利運回祖國，何修業一行在車上裝了很多鹹菜作偽裝，躲過了一路盤查，最終將這批物資安全運達雲南境內指定地點。「父親直到晚年才斷續與我和妹妹講起這些故事。28歲離開曼谷回國參戰，就再也沒有見過在泰國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今年6月，何經偉和妹妹將父親當年回國時由泰國華僑主席譚光炎頒發的回國證明書、機動車駕駛員總審鑒定表等14件具珍貴歷史價值的物件，捐贈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珍藏。



■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上運輸抗戰物資。資料圖片

十年守護紀念園 空框祭父引為憾

親的名字鞠躬、磕頭！」連照片都沒有留下一幅的父親，在記憶中完全沒有印象，令葉曉東深感遺憾。

由於種種原因，葉曉東是在改革開放後，才在父親的機工戰友口中知悉自己身世的，也由此知道了父親陳團圓是來自馬來西亞麻坡的南僑機工。

1942年滇西為日寇侵佔，陳團圓與一批機工滯留在怒江西岸的日佔區。「為躲避日軍搜捕，父親只好每天上山放牛，夜間才敢回到家中。而生活僅由母親做點小生意維持。」直到1944年，陳團圓遭漢奸告密，被日軍捕獲活埋。

父改名難尋根

自從知道父親的身世，葉曉東一刻也沒有停止尋根。其間，葉曉東由當時健在的機工大叔的口中，斷斷續續地了解到一些情況，又到雲

南省檔案館查詢歷史檔案。2013年，葉曉東參加一個南僑機工後人尋親團，遠赴馬來西亞麻坡，試圖尋找父親的家族。遺憾的是，雖然當地的華人華僑十分熱心，也很幫忙，帶其到陳氏祖墳尋找、幫其查詢族譜，但終究沒有得到確認。當地華人分析稱：陳團圓或許在回國抗戰時改了名，因為團圓這個名字，寓意總有一天要回歸團圓。

兒欲孝而親不在 望再走先輩之路

直到父親1973年去世才和他見上最後一面。」談及對父親最深的印象，何經偉說：「父親開車修車都很棒，心地非常善良，常常幫助別人。」

檔案館查到父資料

借赴滇參加悼念活動之機，何

經偉來到雲南省檔案館，希望查閱到父親的一些信息，以彌補自己對父親一生知之甚少的遺憾。欣喜的是，何經偉在一份「暹羅汽車工友回國服務團第一隊人員名表」中，查閱到了父親何修業和伯父何修富的情況，上面寫着名字、祖籍和當時的年齡。「我

到這個好激動，對父親的了解又多了一些。」何經偉還打算去走一走滇緬公路，到父親戰鬥過的地方好好看看。「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光太少了，如果時光可以重來，我一定好好孝敬他，一步都不離開！」說到這，何經偉眼中噙滿淚花。

拋妻兒回國參戰 港重逢悲喜交加

從馬來西亞回國參戰的陳介文原本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忍痛拋下愛妻幼子回國抗戰後的56年間，陳介文痛失愛妻，也未能盡到父親的責任，令其抱憾終身。

妻遭日軍殺害 撤退收養男嬰

陳介文回國後，留在南洋的妻子慘遭日軍殺害。陳介文聽到

消息後，躲在山林裡撕心裂肺地痛哭。「年僅16歲的大姐帶着三個弟妹生活，太難了！」陳介文和現任妻子的大女兒陳金蓮說。日軍侵佔滇西後，陳介文在撤退途中收養了一個快要餓死的孤兒，這就是陳金蓮的哥哥陳金明。陳介文收養陳金明後，一直把他帶在身邊悉心照顧，送他上學，「我感愛得到，父親是把對哥哥、姐姐們缺失的父愛，彌補在了大哥身上。」陳金蓮說。

抗戰結束後，陳介文在雲南重組了家庭，陳金蓮便是他和現任妻子的大女兒。1984年，陳介文輾轉聯繫上了馬來西亞的兒女，非常渴望見到他們，但由於種種原因，只能到香港相聚。當時陪同父親到香港與從未謀面的哥姐相聚的陳金蓮回憶，「在香港機場見面時，一家人含着熱淚緊緊擁抱。這個擁抱讓一切釋懷，血濃於水的親情讓哥哥姐姐們原諒了父親。」



■年輕時的陳介文。
李茜茜 翻拍



■機工後人葉曉東介紹父親陳團圓情況。
丁樹勇 攝

72歲的葉曉東，守護畹町南僑機工紀念公園已整整十年。「每年清明祭奠父親，或參加機工後人祭奠父輩的活動，我只能捧一個空鏡框來，對着父



■何經偉將父親回國證明書等捐贈博物館。
李艷娟 攝

「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光非常少，對父親一生的了解也很少。我十多歲就下鄉當知青，



■1995年，陳介文回到闊別56年的馬來西亞，在機場流下激動的眼淚。
受訪者供圖

各地建紀念設施 彰機工歷史功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畹町報道）建於雲南瑞麗畹町的南僑機工紀念館，將於9月3日正式開展。瑞麗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自達告訴記者：紀念館將成為畹町地標，也是規模最大的南僑機工紀念設施。

張自達透露，建築面積5,606平方米、佈展面積1,500平方米，總投資7,200萬元的紀念館於去年9月3日奠基，將成為今年雲南省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的主場館，目前已徵

集藏品1,000餘件，其中不乏機工及其後人捐贈的頗具歷史價值的藏品。

紀錄片述華僑抗戰史

「文革」後，南僑機工回國抗戰這部塵封的歷史，逐漸由幕後走向台前，各地紛紛建立紀念設施，彰顯南僑機工的不朽功勳。1989年，雲南省政府修建的「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園內落成。2005年底，機工後人林曉昌捐資

350萬元，在畹町修建了南僑機工紀念碑。2009年7月，昆明市組織拍攝了《南僑機工》、《我心中的生命線》兩部紀錄片。2014年7月7日，中央電視台與昆明市委市政府聯合攝製的六集紀錄片《南僑機工——被遺忘的衛國者》開播，系統介紹南僑機工壯烈的華僑抗戰史。

旅居東南亞的華僑華人對南僑機工的紀念活動從未間斷。抗戰勝利次年，南洋華僑捐款在吉隆坡廣東義山修建了最早的南僑機工紀念碑。1950年，馬來西亞檳城也建起了一座南僑機工紀念碑。



■位於瑞麗畹町的南僑機工紀念公園。
丁樹勇 攝